

# 民國詩話叢編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# 民國詩話叢編

張寅彭 主編

王培軍等校點

五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|    |     |     |      |
|----|-----|-----|------|
| 主編 | 張寅彭 |     |      |
| 校點 | 張寅彭 | 林建福 | 沈衡仲  |
|    | 王淑均 | 錢璣之 | 沈習康  |
|    | 李劍冰 | 梁臨川 | 王培軍  |
|    | 楊焄  | 戴建國 |      |
| 覆校 | 張寅彭 | 吳建國 | 印曉峰等 |

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然脂餘韻 .....     | 王蘊章撰 | 王培軍校點 | 1   |
| 民權素詩話 .....    | 蔣抱玄輯 | 張寅彭校點 | 191 |
| 聽雨樓詩話 .....    | 蔣抱玄撰 | 張寅彭校點 | 283 |
| 海天詩話 .....     | 胡懷琛撰 | 張寅彭校點 | 301 |
| 光宣詩壇點將錄 .....  | 汪國垣撰 | 程千帆原校 | 317 |
|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 ..... | 汪國垣撰 | 程千帆原校 | 383 |
| 瓶粟齋詩話 .....    | 沈其光撰 | 楊 焄校點 | 501 |

然  
脂  
餘  
韻

王 王  
培 蘊  
軍 章

校 撰  
點

## 編校說明

本書據民國九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校點。原載於涵芬樓各月刊，民國七年始結集成書。著者王蘊章（1884—1942），字蓴農，號西神殘客，江蘇無錫人。光緒二十八年舉人，官直隸州州判。尋出游南洋。曾入商務印書館，編輯小說月報，又曾為新聞報編輯。又在上海辦中國文學院，自任院長。南社成員。有雲外朱樓集、西神樵唱、留佳庵文集等。

# 卷一

彭城三秀集，錢氏所刊。一為吳夫人黃，字文裳，著有荻雪集；一為沈夫人榛，字伯虔，著有松籟閣遺稿；一為蔣夫人紉蘭，字秋佩，著有繡餘詩存。姑嬪相承，世傳風雅。吳夫人為明塞庵相國子婦，蓮庵駕部女，適丁國亡家破之時，故多感事傷時之語。蔣夫人生長金閨，于歸巨族，秦嘉上計，徐淑工愁，故弄筆然脂，多綺麗緣情之作。沈夫人詩筆不逮姑嬪，而詩餘一體，遠接漱玉，亦一奇也。吳詩如采蓮云：“巧翦羅衫碧，徧行荷葉中。莫愁看不見，人面勝花紅。”孤山云：“處士逃名處，孤山對故宮。梅妻猶抱節，不肯嫁春風。”則又寓滄桑之感，寄冰霜之思矣。其聞劉節婦淑英倡義勤王一律云：“天網竟墜地，倡義滿方隅。白面譚兵有，紅妝殉國無。王章還有女，自注：節婦為揚州守殉瑞祖劉公諱鐸女，少寡守義。呂母本無夫。我亦髭髥者，深閨媿執殳。”事奇詩奇，可以傳也。蔣詩如秋閨云：“親檢線綾為製衣，剪刀欲下更遲遲。夢中面目雖依舊，別後腰圍尚未知。”秋曉憶外云：“相思相望路漫漫，製得羅衣欲寄難。小閣夢回金釧冷，應知江北不勝寒。”春日云：“睡起慳慳綺繡籠，聊將玉鏡照愁容。雙眉久別張京兆，自寫春山看淡濃。”蔣亦有詩餘一卷。

吳蘭雪新田十憶圖，題詩者數十人，或分題十截，或合賦一章。然畫寫十冊，序異四時，各系短篇，既傷金碎，同歸長句，又慮沙搏。鳴筆雖多，匠心殊少。惟吳江汪夫人宜秋三絕獨擅勝場，兼有衆妙。詩云：“一幅生綃一段春，鄉心真似轉車輪。宵深便有夢歸去，

也恐難分十處身。”“晴窗閒展玉丫叉，畫裏春風各一家。生性清寒儂自笑，就中畢竟愛梅花。”“兒家舊宅頻遷徙，也要良工畫幾方。只是不堪追憶了，門庭冷落故園荒。”

“江東獨步推君在，天遣飄零郭十三”，金逸纖纖題袁湘涓詩稿句也。頻伽見之，屬武林蔣山堂以落句作一私印，佩之終身，以志知己之感。纖纖著有瘦吟樓稿。西江吳蘭雪負異才，其女弟及閨中人皆工詩，頻伽告以纖纖，頗易之。後至吳門，得見全稿，始大折服，以為真天人也。福慧難兼，笙鶴遽召，諸名士欲製輓聯未成，適汪宜秋內史玉軫輓對至，衆遂藉口閣筆。其詞云：“入夢想從君，鶴背恐嫌凡骨重；遺真添畫我，飛仙可要侍兒扶。”

宜秋豐才嗇遇，貧至絕食，竹溪諸子斂金周之，風義甚高。宜秋以二律為謝，讀之淒人心脾。詞云：“惠比指困贈，情同挾纊溫。感深惟有淚，欲報恐無門。得食諸難長，衰宗一線存。應知姑與舅，泉下亦銜恩。”“回頭語兒輩，汝勿太憨癡。不有諸君子，何堪卒歲時。可憐饑凍久，未敢再三辭。他日如成立，生生尸祝之。”劉景叔云：“賢人君子，得志可以養天下，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。”其言甚大。詩人閨秀，亦天地間所當珍重愛惜之物，其有坎坷，亦宜相共存之，無所於讓。宜秋之才，竹溪諸子之義，余兩多之。

宜秋又有頻伽水邨圖云：“深閨未識詩人宅，昨夜分明夢水邨。卻與圖中渾不似，萬梅花擁一柴門。”頻伽因復作萬梅花擁一柴門圖，遍徵題詠。虞山孫子瀟室人席佩蘭題詩三截，錄其二云：“美人翻作羅浮夢，幻出孤山處士家。一片水雲渾不辨，是人家與是梅花。”“細嚼梅花可療饑，花香兼可當熏衣。幾生修得中間住，掃盡閒雲不啟扉。”

佩蘭又有題李因水墨花鳥卷子詩云：“畫花欲活鳥欲飛，妙手著紙皆生機。調鉛殺粉意不屑，折枝淡墨何離披。光祿丹青亦稱好，不及麻姑長指爪。淨几明窗對吮毫，磨煤鵝絹添新藁。萬事倉皇末造難，驚聞風鶴出長安。郎君反得蛾眉護，鐵騎叢中返故關。

歸來靜鎖葳蕤戶，怕檢宣和舊時譜。傷心一曲念家山，畫花不畫根連土。晚年蹤跡寄茅菴，小像沈香置佛龕。無復吟紅題竹笑，只憑點筆現優曇。因鷹齋本猶摹遍，豈獨藜洲作佳傳。羞殺虛名馮玉英，被人比作青樓賤。”序云：“因字今生，號是庵，海寧葛徵奇侍姬也。徵奇字無奇，崇禎戊辰進士，官光祿卿，亦善畫。嘗語人曰：‘山水姬不如我，花卉我不如姬。’因著有竹笑軒吟藁、續藁。徵奇以崇禎癸未出都，遇兵難，因以身障之獲免。此卷作於丁未，為清康熙六年。或云是萬曆，誤也。”按海寧吳子律因朱竹垞詞綜三十卷後有汪碧巢補人三卷、補詞三卷，嘗仿碧巢例，擬補王蘭泉詞綜之缺，曾采是庵詩餘二闕，載蓮子居詞話中。

郭夫人俠有除夕詩云：“雪花梅蕊互爭妍，夜冷圍爐意悄然。爆竹一聲催臘去，癡拈長線繫殘年。”意新語雋，不減椒花頌也。

吳江徐山民之配吳瓊仙，字子佩，一字珊珊，工吟詠。山民故喜為詩，得珊珊大喜過望。同聲耦歌，窮日分夜。袁隨園聞之，嘗自吳中過訪，以為徐淑之才，在秦嘉之上。山民益自喜，謂獲師友之助。偕遊天平山，題詩絕壁，見者疑謂神仙過往，颺車羽輪，動衣裳而落珠玉也。珊珊嘗題小謨觴館集詩二首，歿後山民始檢得之，緘寄甘亭，請為製詠。甘亭詠詞中，所謂“何圖中閨，乃覲牙曠，百番赫蹏，十讀惆悵”者是也。珊珊又有病中絕句云：“隔牆蓮漏響珊珊，一縷鑪煙到午殘。鈴語綠窗風不定，梨花吹雪作春寒。”

袁湘濤之妹淑芳，字柔仙，亦能詩。湘濤送行冊中載其一詩云：“蠻牋鈔寄枕中方，憐我年來病善忘。只恐別離忘不得，思兄一日九迴腸。”

張於湘過橫塘詩云：“萍抽嫩綠初平水，柳帶嬌黃欲散絲。一幅橫塘好圖畫，烏啼風暖雨晴時。”二十八字中，風韻獨絕。

吳江龍鶴霄兆璣，邨居教授，名不出里巷。有催妝詩云：“妝閣將辭未肯辭，燈前掩映故遲遲。明知堂上笙歌促，偏要新郎立幾時。”吹氣如蘭，全不類村夫子口吻。及讀其集，中有與表妹王素芬

夢蘭倡和之作，并附素芬詩十一首，其十首為宮詞，其一和移居薔薇書屋詩也。龐原作云：“風轉蓬根不定居，新堂製仿舊庭除。為貪涼氣常開戶，兼借餘光好讀書。滿徑苔痕泥滑滑，過牆竹影月疎疎。春來結個薔薇架，便覺茅檐畫不如。”素芬和云：“百花莊合杜陵居，清福愁君暗折除。入耳蛙鳴供鼓吹，隔窗雞語伴琴書。春深紅藥當堦秀，夜靜青藜照字疎。茶竈藥爐安頓了，秋風好著病相如。”有此膩友，自無俗韻。

龔東塢本有翦燭話雨圖，自序云：“三四年來，掌教義安，畫家為余寫照，因授之意，而自為一詩。”云：“鴻跡年來寄皖江，浪浪夜雨滿文窗。而今說着愁滋味，珍重燈前影一雙。”妻汪氏和云：“西牕面水靜悄悄，促坐談深雨氣侵。回憶瀟瀟孤燭夜，眼前端的值千金。”龔少負奇才，老躋場屋，年七十，以副榜授仙居校官，賦詩云：“垂老居然得一官，一官仍復是儒酸。山妻慣與同甘苦，喚取來嘗苜蓿盤。”伉儷之篤，風趣之雅，皆可想見。

嘉善金文沙女史淑早寡，工詩，不輕以示人。阮芸臺選兩浙輶軒錄，例選已故，誤收文沙詩入選，文沙以詩謝云：“未亡人得從寬例，文選臺應被誤傳。”立言極為有體。郭頻伽贈以長律，落句云：“似聞妙繪兼三絕，試畫天風蘿屋寒。”文沙為作一圖，極荒寒蕭瑟之致，題二絕云：“春來海燕寄珊瑚，屬寫天風蘿屋圖。自是詩中兼畫意，不知畫意入詩無。”“禿盡千林見遠峯，只留蒼翠兩三松。有人屋底寒如此，黃葉堆門過一冬。”語意皆工。其斯為林下宗風乎？

“豈不貪庸福，天何獨忌才。從教依子舍，莫上望夫臺。撫瑟悲三絕，吟詩痛八哀。他鄉聞哀耗，驚定復疑猜。”“世事都如此，驚看逝水流。歸期當在夏，悲思不因秋。忽忽經年別，茫茫大地愁。丁寧惟一語，萱草可忘憂。”此文沙弟婦聽秋女士朱澄唁文沙句也，哀感不堪卒讀。他如有感云：“瘦影劇憐明鏡換，好山只向舊圖看。”又看荷一絕云：“追憶童時到草堂，綠陰猶護北窗涼。風廊水榭憐欹側，惟有紅蕖似舊香。”神韻不減文沙。

沈采，字虹屏，陸梅谷侍史也。梅谷富藏弄，刊奇晉齋叢書。虹屏小印曰“梅谷掌書畫史沈采虹屏印”。嘗跋晏公類要後云：“晁氏郡齋讀書志謂六十五卷，焦氏經籍志謂八十卷，而此僅三十七卷。然其中有公四世孫袤補闕，至歷代雜錄止，蓋已為足本矣。曾南豐集有此書序，爰錄冠首。時乾隆辛丑四月十二立夏日。是歲閏五月，春事未闌，海棠、繡毬、木筆、紫荊、薔薇花尚繁盛。新妝初畢，御研綾夾衣，晏坐花南水北亭，啜鏡溪新茗，書寥寥數語。”似讀六朝人小品。

歸安嚴修能跋明焦弱侯家精抄洞天清錄尾云：“塘棲宋茗香助教所得。舊籤隸書五字，類文待詔，古香可愛。以香修小印鈐之。”案香修，修能姬張秋月字也。陳文述碧城仙館詩有香修詞云：“為嚴蕙榜修能別號作。香修姓張氏，初名秋月，幼賸於無錫嵇相國家。蕙榜娶於嵇，乃謀諸中閨而胖合焉。且援十六觀經‘戒香薰修’之語，字之曰香修。華司馬秋槎、屠孝廉琴陶為寫秋江載月團扇。蕙榜因以‘畫扇’名齋。”詩凡八首，其第三首云：“三五冰輪是小名，秋同消瘦月同明。一聲水調歌桃葉，自向江頭打槳迎。”第五首云：“手寫華嚴懺性靈，玉臺香近畫沙櫺。連環小印綢繆字，紅上蓮花白氎經。”第八首云：“百萬工錢紫玉釵，定情詩卷續風懷。昨從碧浪湖邊過，本事新添畫扇齋。”華嚴手寫，雙印綢繆，皆係香修本事。讀之覺紅袖添香，遜茲風韻。

蘇州張燮，字子和，藏書處曰小瑯環福地。燮之子名荅錫，字芙川，娶姚氏，名晚真，號芙初女史，皆精鑒別。其夫婦藏書處曰雙芙閣。芙初嘗題宋刊後村詩集殘本云：“墨林萬卷劫灰餘，古本流傳此絕稀。八十詩翁高格調，伊川擊壤想依希。”“潑茗薰香繡嬾拈，芸編珍重展瑤籤。好花明月原無主，自取猩紅小印鈐。”又題云：“道光戊子二月花朝，琴川女士姚晚真芙初氏，時年二十六歲。清寒淒雨，病榻淹纏，腕弱字劣，不計工拙也，無虛佳日而已。”後又有方若蘅跋云：“道光庚寅上巳，桐城女士方若蘅叔芷氏假讀於鏡

清閨。時盆梅尚未全落，靜對古編，覺幽香與墨香同耐人尋味。”

錢塘何夢華嗜古成癖，素有狂疾。姬人媚蘭，故大家青衣也，通書史，夢華嬖之。郭頻伽懷夢華詩云：“如願拌償十斛珠，牙籤圍住萬蟬魚。莫言狂疾無靈藥，新得佳人未見書。”即指媚蘭而言。

震澤姚魯望坐長貧工詩，以客授老。而弱女棲霞幼嫻吟詠，十七而夭。著有剪愁吟。臨終數日前，寒夜不寐口占云：“半庭殘雪峭寒生，榻近梅花病亦清。冷夢未成燈自滅，疎鐘畫角一聲聲。”“夜永窗紗月下遲，無眠起坐強支持。意中多少難言事，盡在低聲喚母時。”讀之殊堪腸斷。

陸垣字鄂華，長洲人，吳郡張詡勿詡之妻。少丁家難，縣視喘息，歸張後，靜好甚得。平居雅尚翰墨，尤工小詞。寄勿詡云：“人自不思歸，布帆空解飛。多事是黃昏，替人催淚痕。”郭白眉誌其墓，所謂“含思淒宛，哀感頑豔”者也。嘗繡佛一軀，綴小字如珠，見者以為不類人所為。白眉嘗以曹娥碑餽勿詡，陸之歿也，勿詡以碑為殉。

澄江殷耐甫，贅於尚湖，而讀書家塾，解館始至壻鄉，故別離之日為多。其夫人沈氏有詩送之云：“相思幾度得君來，才得君來又送歸。日暮離亭簫鼓歇，滿天黃葉向人飛。”“湖上秋風吹柳枝，黃花開向送君時。送君拚醉黃花酒，明日花開更對誰。”夫人有侍婢名雲娃，絕憐愛之。郭頻伽詞云：“侍兒已合雲為字，想見玉人如月。”即指此而言。夫人有寄外詩云：“不寐漏三更，風聲雜雨聲。寒從今夜甚，病是去年成。欹枕思前夢，挑燈話別情。阿雲愁似我，卻已淚盈盈。”又一絕云：“靈蛇倒挽鬢雲斜，斜插花枝態更加。似此妝成休見避，殷家知不是桓家。”調笑之詞，具見淑婉之德。又家居即事云：“前傍青山後水涯，尚湖煙景屬儂家。一簾疎雨斜陽外，人在空庭數落花。”寄女兒云：“聞道君家茆屋好，開門日夜對平湖。能將一幅溪籐紙，澹寫湖光寄我無。”又云：“腕底多情筆底知，阿兄工畫我能詩。題詩與訂黃花約，畫取西風欲起時。”其閨閣中

一門風雅如此。夫人年二十六而卒，其女兄次昇為之作圖徵題。沈氏自吳江遷居尚湖，其殆君庸之後裔耶？

徐稼庭在金陵眷一姝，曰吳藕香，纏綿甚至，有婚娶之約。中間多故，幾不克踐，後卒歸於徐。徐繪種藕成蓮圖徵題。先時稼庭屬人畫藕香小影，自紀七律四首，藕香和云：“一鉤屈玉映前溪，君住東頭妾住西。燕睡綠陰春寂寂，蜨翻紅雨影淒淒。十眉圖畫臨窗嬾，百子流蘇壓帳低。只隔垂楊千萬縷，煙痕籠月望離迷。”袁湘涓、陳曼生諸人亦均有和作。

稼庭子婦朱紋，字湘姮，工詩善畫，有林下風。寄兄云：“芳草池塘春檢點，垂楊簾幙月溫存。一杯苦茗將愁遣，寫就新詩寄白門。”午日寄外云：“榴花紅綻晚煙開，愁見瑤階長綠苔。離緒不堪人易嬾，輕陰連日近黃梅。”病中云：“梧桐疎影在簾櫳，失約尋秋病怯風。羨殺閨中諸女伴，蒼苔多分印弓弓。”皆可誦。又句云：“溪水夾花連日漲，亂雲帶雨入樓多。”

山陽許謹齋以劾兩江制府噶禮，直聲震一時。其侍姬玉岑，金陵殊色也。謹齋虛槎集中錄其數詩，皆清麗婉約。謹齋飼蠶詞云：“幾夜留燈照獨眠，蠶房齋禁太常偏。軒渠借問秦淮海，個出蠶書第幾篇。”姬和云：“重帷篝火護蠶寒，晝永慵多午夢酣。睡起裁詩先匿笑，綠窗人自嬾於蠶。”和姑蘇柳枝詞云：“帶雨籠煙映淺流，小蠻無力比輕柔。憐他二月鶯梭巧，織就吳波一段愁。”豔說浦裙水畔時，新聲重播義山詞。從君要識春深淺，驗取臨風第一枝。”謹齋作來鳳樓以居之，見者以為珍鳥翡翠之在雲路也。

葉小鸞六世姪孫女秋霞，名璚華，舜湖沈琛室也。有小疏香閣稿。歸舟即事云：“小閣疏香深綺櫳，無端一月別匆匆。隔湖望着讀書處，牆角有梅紅未紅。”曉起云：“曉鶯催起繞闌吟，露冷蒼苔羅襪侵。溜下玉釵尋不見，小庭風緊落花深。”七夕云：“銀河瀉影怯伶俜，烏鵲無聲浩露零。忽度水沉香一縷，是誰庭院拜雙星。”停雲樓送春云：“小樓鎮日下簾衣，約束瓶花未許飛。多事侍兒窗網

拓，不留春住放春歸。”停雲樓，琛崖讀書處也。

數年前梨里柳亞子嘗於故家見蕤菜畫冊，中有題詞二絕云：“垂虹橋下綠波涼，颯颯秋風吹有香。誤認翠鈿誰漏下，水紋圓處玉絲長。”記得我家中表妹，年時分餉勝流酥。不知此際涼颺起，俊味思嘗一箸無。”小註：“江城嚴氏表妹，每春必餽此。今隨其外至都中矣。”自署：“癸未冬至後秋日，秋霞葉瑤華題於小疎香閣。”下鈐小印三方：一為“小疎香閣”，一為“秋霞女史”，一則“小鸞六世姪孫女”也。蔡丙圻梨里續志列女傳載：葉瑤華字秋霞，池亭附貢生樹鶴女，適盛澤吏目沈烜。工詩及楷法。著有小疎香閣稿。烜善畫，嘗仿吳道子筆畫觀音像，瑤華寫心經於上，勒諸石，時稱“雙絕”云。亞子嘗以詩及傳鈔示友人葉楚傖，楚傖報詩云：“松陵文獻盡琪琚，一代風流劫盡餘。還我小香疎閣傳，雙紅燭下拜安如。”安如，亞子舊字也。楚傖出虞部天寥之後，於瑤華為族裔，故其詩云然。

淞雲女士，佚其姓。董東亭於杭州市上買文中子舊本，塗乙狼籍，於夾葉中得方寸紙，有女士蠅頭書二絕云：“一樹桃花卧綠蕪，春陰幃外雨模糊。宵來鄉思知多少，又聽東風舞鷓鴣。”“垂楊跪地綠絲齊，繡閣無人落燕泥。閒倚熏籠思往事，冷香和夢過橫溪。”

商寶意之女詠苔云：“昨宵疑有雨，深院更無人。”仁和孫秀芬女士詠夕陽云：“流水杳然去，亂山相向愁。”梁晉竹推為兩題絕唱。

金壇女史吳香輪規臣，一字蜚卿，工畫花卉，風枝露葉，雅秀天然。嘗以便面九秋圖貽友人，改七薺、倪小迂等皆寫生妙手，見之嘆賞不置。客白門時，刻小詞數闕。采桑子云：“昨宵星月今宵雨，首似春蓬，心似秋蟲，畢竟情懷那樣同。小樓深閉愁無那，才聽疏鐘，又聽征鴻，莫道吳儂不懊儂。”青玉案云：“煙痕作暮風絲冷，□只有、儂心領。〔校〕此句原奪一字。逝水年華真一瞬，春花多笑，秋花多病，都是傷心境。危樓鎮日無人影，小立也、拋清茗。濁酒澆來心自警，權時偏醉，愁時偏醒，何處商量準。”抑何淒戾乃爾。

董申林女史，蔣伯生侍姬也。伯生謫戍塞上，女史從之，期年遂能作詩。錄其數首云：“天教弱質歷窮荒，不信長城爾許長。生小江南佳麗地，十年夢不到遼陽。”“閉置深閨每自嗤，可容速變作男兒。鸞韉學試桃花馬，快意生平此一時。”“當窗草草帖花鈿，一陣驚沙破粉研。卻比向時妝閣好，亂山青到鏡臺前。”又有塞上消寒詩九首，其一云：“初九嚴寒得未曾，幾回呵手斫吳綾。霜豪蘸出胭脂汁，一點梅花一點冰。”其四云：“四九重衾冷不支，雪花如席政紛披。可堪毳帳氈帷裏，卻話蘆簾紙閣詩。”又呈主人詩云：“小言原不要人聞，罷繡無聊遣夜分。多謝東坡老居士，莫添詩案到朝雲。”伯生本以言得罪，可謂雅切。郭十三題其集曰：“於冰天雪窖之中，作刻翠裁紅之句。綺麗清新，居然作者。”信哉。

廣陵女史潘鳳華幼桐嘗刻絕句百首，其可誦者，獨坐云：“獨坐無聊隱几眠，梅花零落小窗前。醒來聽雨添惆悵，只有春寒似昔年。”梅月圖云：“夕陽無語獨登樓，自嘆光陰不可留。應是前生修未到，每逢花月總多愁。”

黃芸馨，字順卿，宋又枚千乘室。幼喜韻語，與又枚靜好相莊。年二十一，遽以肺疾卒。彩雲易散，曇花易萎。又枚掇其殘稿，名曰翡翠集賸稿。菱花云：“不必臨妝鏡，天然鏡面生。一湖秋水闊，十里曉風清。未礙鳴榔過，時看打槳行。吳娃底懽笑，唱出采菱聲。”采菱曲云：“湖光澹盪碧於油，六角參差水面浮。已是紅衣零落盡，鴛鴦夢冷正清秋。”“水上風吹不起波，遙看秋色半湖多。無端棹入煙深處，腸斷教聽隔岸歌。”立秋云：“一葉未飄墮，風來覺灑然。怯秋心一點，更比井梧先。”詠菊云：“能甘偕隱無如我，也瘦西風不但人。”語多秋氣，女有士心，降年夙隕，未必不徵於此。又題竹一絕云：“敲金戛玉數竿斜，最好煙梢日影遮。人世難賢偏是俗，漫抽新筍到鄰家。”其寄託如此。

吳江朱沁香女士蓴增，幼聰慧，年十二，賦水仙詩云：“本是仙風骨，臨波試淡妝。不留脂粉氣，清夢落瀟湘。”家人咸奇之。及

長，歸徐君蘭叔，年二十八而卒。蘭叔哀之，哀其詩曰珠來閣遺稿。和外春日見懷云：“陌頭又見綠楊枝，那不關心怨別離。差有閒情拋未得，紅欄一角坐題詩。”“杏花一樹照妝樓，廿四番風數未休。回憶綠窗人待月，清光涼浸玉搔頭。”“輕寒輕暖養花天，春晝初長倦欲眠。忽地雙魚傳尺素，背人開看一燈前。”省親歸和蘭叔寄示原韻云：“韶華九十過三分，寄我臨風一朵雲。遮莫高樓穿望眼，歸來佳節正湔裙。”“春衫冷暖勤調護，話到歸期絮語低。只恐禽言應笑我，朝朝窗外子規啼。”蘭叔原詩云：“春光負卻兩三分，一種離愁託暮雲。花事將殘天漸暖，可須檢寄綠羅裙。”“別來博得醉厭厭，愁看雙飛燕入簾。梅子枝頭酸已孕，待君歸共蘸吳鹽。”讀之真如穆羽之之和矣。斷句如寄妹杭州云：“豈無舊夢尋三徑，可有新詩賦六橋。”和蘭叔晚春云：“四圍風絮憐飛白，一霎煙花嫁小紅。”亦佳。

丁月鄰，字素娟，適許氏。著有頌琴樓詩草。斷句如春夜用女珠韻云：“花影到窗疑墨寫，春痕著月比秋清。”攜壻女上先塋云：“下拜雙雙憐此日，孤生一一話從前。衰門香火憑誰繼，麥飯須來百六天。”讀之可以知其身世。女珠字孟淵，著有蕙宮吟。五月二十四夜作云：“去年此日事堪思，繞膝牽衣惜別時。淒絕今宵燈影畔，更無人再問歸期。”秋日感懷云：“淅淅金風入翠幃，夜寒如水強支持。憐他一點銀缸影，猶似當年夜課時。”束裝口號云：“光掩清輝匣鏡收，十年顛顛怕梳頭。還祈此後團圓影，只照歡容莫照愁。”“貧病襟懷默自憐，慇懃顛顛瘦吟肩。敝裘還是慈親製，約略披來二十年。”題母夫人先塋詩後云：“棠梨花落雨如絲，荒塚誰澆酒半卮。寂寞夜臺千載恨，淒涼客館一身羈。愁腸已逐殘魂斷，痛淚還和宿墨滋。最是不堪傾聽處，慈烏啼上隔牆枝。”他句如歲暮雜吟呈瘦山云：“烘窗薄日難消凍，映竹疏梅已報春。草草一年供涕淚，迢迢千里共風塵。”春日感懷云：“不信有情皆是累，但能無病即為仙。”皆淒婉可誦。孟珠嘗館於河帥嚴公小農家，課其女公子。兩世才媛，一則茹荼嘗膽，霜辛露酸；一則白髮青裙，筆耕煙耨。亦可傷已。

嚴迢，字子熾，孟珠女弟子也。幼時即瑤環瑤珥，蘭穆珠光。從孟淵學琴，有琴餘小草。落筆殊無凡韻。重陽云：“盆中晚桂尚餘香，籬下霜枝乍坼黃。令節今年須記取，不風不雨過重陽。”春日即事云：“鶯啼燕語日遲遲，澹沱和風颺柳絲。閒倚欄杆檢春事，杏花紅到隔牆枝。”春夜云：“參差梅影滿堦橫，樺燭殘時月正明。閒抱玉琴彈一曲，清商并入雁歸聲。”

王華雲女士，竹嶼都轉之女。閒為韻語，自然流出，皆天倫至性之言。別兩姊云：“紛紛車馬送江干，一唱陽關淚暗彈。此去西泠重回首，春來花柳好誰看。”“一帆風趁夕陽斜，極目江天別路賒。偏是今宵好明月，照人姊妹各天涯。”和蘭畹姊楊花云：“飛到楊花每惜春，斜陽無數點芳塵。而今更觸天涯感，憶煞風前詠絮人。”竹嶼居江寧，有江聲帆影閣，女士即取以名其稿。

錢翠峯峙玉適柳氏，有吟秋閣小草。自題寒燈讀史圖二律最佳，詩云：“細把爐香爇，閒將蠹簡開。黃昏無一事，青史閱千回。到眼興亡感，驚心歲月催。滄桑俄頃過，掩卷重低徊。”“婢嬾從偷睡，兒嬉怕受經。絲添雙鬢白，影對一燈青。涼月籠疏影，寒風逼短檠。那堪林樹葉，謾謾下空庭。”格律老成，不似巾幗中人語。苦雨斷句云：“我比老農殊計拙，惜禾心少惜花多。”意亦新穎。

張船山買妾吳門，慮夫人不相容，佯令二人相遇於虎邱可中亭畔。張作七律一首紀之，軼事流傳，蔚為佳話。然觀船山詩草中如云：“學書且喜從吾好，覓句猶堪與婦謀。研到香螺狂不減，畫眉家世本風流。”“六六鵝笙引鳳來，墨光鬢影共徘徊。袖中已遂襄陽癖，林下尤逢謝女才。”硯緣詩“瓦瓶養菊殘留影，石几攤書靜有香。婢解聽詩妻解和，頗無俗韻到閨房。”寒夜閨中作“我有畫眉妻，天與生花筆。臨薰廣寒宮，一枝寫馨逸。”時帆前輩八月一日得子，余屬內子寫桂一枝為賀，長言詠嘆，方切高柔愛玩之忱，寧有季常河東之懼。及船山為夫人寫照，夫人以詩謝之曰：“愛君筆底有煙霞，自拔金釵付酒家。修到人間才子婦，不辭清瘦似梅花。”則靜好相